

# 口罩迷城

匆匆忙忙出門，等電梯的片刻，毫不侷促的呼吸快感瞬間被忘記戴口罩的憂慮所淹沒，於是惶惶然返家，再出門已變成四平八穩的口罩造型。驀然發現，原來疫情時期外出，最怕遺忘的不是錢包，不是證件，也不是手機，而是口罩！

離家驚覺忘記戴上口罩的經歷，早已不是第一次發生，但每一次都會毫不例外地生發出一種「裸奔」之感。怕病毒，更怕路人異樣的眼光。對於平素中規中矩的標準宅女而言，這種感覺離奇又震撼，渾身上下的細胞都在叫囂着不自在。當然，口罩決非一無是處。除了過濾病毒，在口罩的遮掩下，無需精雕細琢的完美妝容，大可以素面朝天，無疑是素人福音。曾經不止一次不厚道地猜想：濃妝艷抹的美人們如何處置口罩下的烈焰紅唇？然而，內心的竊笑稍縱即逝，呼吸不暢的心理暗示作用如影隨形，壓抑感如陰霾揮之不去。

走在街頭巷尾，總有一剎失神，恍若置身波濤洶湧的口罩海洋。各色口罩如綻放的妖嬈花朵，白、藍、綠、黃、紫、粉、紅、橙……比彩虹色還要絢爛，但人間幾時才能經歷風雨再見彩虹？

迄今尚未平息的「修例風波」，我仍對「黑暴」心有餘悸。去年八月，合家歡與黑色口罩大軍不期而遇，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逆流而行，拖家帶口狼狽走避好似逃難。事後回想，那種手心冒汗兼且額頭流汗的緊張滋味真不好受。還有平日上下班意外遭遇黑色口罩行動，陷入港鐵停駛、巴士改道的窘境，或坐困愁城，或跋山涉水，一路走來歷盡波折彷彿萬里長征。有一次，為了堅持上班，徒步一小時，路經四個站，

# 急診

可能沒有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去醫院急診更糟的時間點了。先生已經發燒三天，早上起床發現臉上胳膊上都起了很多小水泡。我看了看，這十有八九是成人水痘，還是需要去找醫生看一下判斷確診病情再開藥。然而這天是復活節長周末的第一天，醫生診所都不開門，只能去急診了。

我們家離「世界著名」的夏利特醫院開車不到十分鐘，不管它有多「著名」，我也不想自己或者家人作為病人去「拜訪」。先生在醫院門口下車獨自進到急診室，我去停車場停車。

走到急診室大門，門上有各種符號標示提醒注意事項。我剛走近，門便自動開了。我想了想，沒進去，還是在外面比較安全。於是，我坐在醫院大樓入口前面的一塊大石頭上，周圍還有一些等候的人，距離都在五米以上，都戴着口罩。

先生發信息說，他一進到急診，第一步便是到護士站登記，查體溫。一聽說他發燒三天，他立刻被送到一個單獨的隔離房間。這是一個治療室臨時改裝的，等候座椅之間專門設了隔離擋板。

很快護士就準備了一系列的測試材料來到隔離室，認真詢問了有沒有去過疫區和幾個新冠典型症狀，比如有沒乾咳、呼吸困難或四肢乏力頭疼等等；接着又詢問了就醫原因和其他症狀並作了



# 感恩二姨母

母親三姐妹中，只有二姨母上過學，學了護士，後來到北大醫院眼科當了護士長，和一位內科醫生結了婚，即我的二姨夫。我小時候一有病，母親就帶我去醫院找二姨和二姨夫，他們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特別是二姨夫，個子高高的，胖胖的，有點威風，又有點嚴肅，給我打針又吃藥，二姨還用刀子給我刺過針眼，我真是很怕他們。每次去醫院，母親拉着我，我都是走兩步退一步，掉着眼淚進去，抹着眼淚出來。那時我和父母住在外婆家的四合院裏，二姨和二姨夫有時回家看望外婆和我們大家，還沒等他們進門，我就趕緊跑進屋，躺在床上裝睡覺，不敢看他們，更不敢跟他們說話，怕他們又給我打針吃藥。其實，二姨和二姨夫都是很善良的人，也許因為他們是醫務人員，是治病救人的，

所以對人都很關心和善。二姨夫不是只給我打針，我生病時，他還關心我的飲食，每天都要告訴我不要吃亂吃東西，只喝粥配點小鹹菜就可以了。二姨母年輕時苗條漂亮，性格也很爽朗活躍，記得她常給我們買電影票，帶全家一起去看電影。有一天她風風火火地跑回家來，嚷着讓我們快吃飯，晚上去看一部電影，叫《一江春水向東流》，她說這個電影好看極了，一定要去看。我們全家人都喜歡看京劇，每當有名角演出，二姨就去買票，還叫幾輛洋車（人力車）拉着外婆和我們大家去戲院看戲。日本侵略中國時期，老百姓沒得吃，經常捱餓，我們買不到白麵，只能吃混合麵，二姨時不時買來一些點心，那簡直就是稀罕物了。一天，二姨笑着嚷着跑進家門，舉着

胳膊大喊着：「日本投降啦！日本投降啦！」我們從屋裏一躍而出，先是怔在那裏：「真的？真的？」然後大家都歡呼起來。更讓我不能忘記的是，對二姨母和二姨夫真正感恩的一件事。我小學畢業後，考入北平（今北京）文華女中，是一所比較好的私立中學。但那時父母經濟拮据，交學費遇到困難，二姨母毫不猶豫，拿出相當於當時兩袋洋白麵的錢交給校長，終於讓我邁進了中學的大門。不久，北平解放，文華女中和公立名校師大女附中合併，我經過考試及格，進入師大女附中，從初一念到高三畢業。又被學校推薦，考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學習外語，畢業後做了外交工作，直到退休。我也有過一些挫折和坎坷，但總的來說，人生的道路是順利的。我總覺得，如果沒

有當初二姨母的幫助，我也許從此輟學，以後要走一條什麼樣的人生路，只有讓老天爺去安排了。老人都說我命好，人們都相信命運，命運其實就是一種機遇，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總遇到好的機遇，最初的機遇就是二姨母給的，我要感恩二姨母，是她給了我最初的機會，使我一路順利地走下去。我工作以後，常和先生去看望二姨和二姨夫，他們漸漸地老了，彎腰駝背，走路蹣跚。但是他們仍然關心國內外大事，每次見面，他們都願意和我們聊聊。記得有一次提起已經去世的周恩來總理，二姨母說着，淚水又悽悽地流下來。二姨夫因病先於二姨母去世，我們在國外時二姨母離世，我沒來得及回去和她作最後的告別，又是一個終生的遺憾。但我對二姨母的感恩，卻永遠留在我的心頭。

人與事  
言青

才終於有車可搭。那一刻，早已汗流秋衫袖。普羅大眾的微小願望不過是生活秩序如常，卻如此遙不可及，不禁一時氣血上湧，嗟嘆噩夢何時醒。

從黑壓壓一片的「黑雲壓城」，到花碌碌滿眼的「百花齊放」，口罩的顏色實現從單一沉鬱到多元繽紛的華麗轉身；從互不相讓的蒙面爭議，到你爭我奪的搶購風潮，口罩的功能亦實現了從避免面容曝曬到防止病毒侵襲的根本蛻變。風波上半場，上演急於讓人「摘口罩」的戲碼，及至疫情下半場，驟然轉為急於讓人「戴口罩」的變奏。側身其間，儼如亦幻亦真的夢境。如果要用一種意象來表達香港的魔幻現實主義，一定是口罩。

曾經，可以隨時隨地自由出行、正常上班下班，已是一種幸運；此時此刻，可以自由呼吸，已是一種幸福。不覺搖頭苦笑：在性命攸關之際，原來即使身處發達社會的人類，也可以將欲求無限退守至馬斯洛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真是造化弄人。

口罩迷城，眼前不禁浮現導演楊凡在新書《芳華虛度·繼園臺》中的一幕：那年沙土橫行，莎莉勸美人外出避難。她沒答應，因為感覺香港給予自己那麼多，忽然有難，雖然自己也貢獻不到什麼，就要離開拋棄，她做不出來，會看不起自己，還是留下來和大家共同生活。她清晰記得那年四月香港電影節和莎莉去看陳果的《人民公廁》，文化中心一千五百個位子全滿，每個觀眾都戴着白色口罩，多麼奇特的景觀，這就是團結的香港。

及此，不由得心嚮往之，同樣是全民戴口罩，懷念彼時上下一心的香港。

# 人生在線

我的母親已經離開我十四年，但回想起來，這十四年中我竟沒有寫過關於母親的隻言片語。二十歲時可能是逃避，在那樣的年歲莫名地給自己很多要求，認為做人要堅強，因此我不往回看也很少去想；離開象牙塔，進入社會，開始想要回頭看，但回想太用力，找不到答案，找不到出口，更多的是懵懵懂懂；年齡大一些，似乎逐漸明白什麼叫沒有母親了，對母親的想念，對他人的羨慕，對自己的心酸一股腦都來了，猝不及防也是沒有想防，慢慢允許自己可以去思念，可以去難過，這個時候感情熾熱，但都在心裏，覺得世事沒有所謂感同身受，不足為外人道，別讓旁人覺得厭煩；接着自己結婚生子，突然忙碌，因為時間流逝，也因為新的身份，放下和平靜不少。但時間和人心均是不適合去猜度的東西，認為時間沖淡了，心裏沒有執念了，但

卻隨着年齡的增長越發地想念母親。有過逃避、懵懂、熾熱、平靜，現在的自己似乎更成熟，可以自由地想念和表達，沒有沉湎，更不存在逃避，像是母親還在我身邊，可以輕鬆地說聲「母親節快樂」。

這種成熟和自由是沒有將情感鎖在心裏了，而是輕鬆地鋪開在自己的感官。每次吃過橋米線便想到跟母親一起在昆明，本來十元一碗的過橋米線，她非要再給我加五元的配料，說既然來了最正宗的地方，總要吃個痛快；有時晚上和女兒一起躺在床上看月亮，會恍惚間回到小時候我跟母親睡在一起，看着圓且亮的月亮談心；有一段時間，我會搭公交車接送兒子上下學，牽着兒子小手在車站等車時，二十多年前母親在公交站等待我的樣子便自然地出現在眼前，天下着雪，站台人不多，她並不焦急，只是天氣冷，一直跺着腳；還有跟母親一起在大理吃少數民族的糍粑，在九寨溝堵着鼻孔上原生態的廁所，還有在家裏一起追偶像劇《薰衣草之戀》，還有她喜歡大聲喚我「臭妮子」，還有還

有……現在便是自然地想起這些，讓它來，讓它走，都是母親的笑臉，有趣的事，沒有痛苦，不難過。可能人類面對生死，沒有所謂是否做好準備，只有命運一下子將你我推到了生死面前，人也就在那瞬間明白何為陰陽，明白我的世界照樣運轉，肚子還是會餓，工作還是要做，只是我的母親從此不會在我的身邊，不會參與我的喜怒哀樂，指導我的人生選擇，抱不到我初生的孩子。一度我認為人生很實際，有和無十分絕對，哪裏有什麼所謂「來生」。但有一天我竟突然相信死亡似乎並不會阻斷我們之間的關係，母親一直在我的身邊，也許有一天科學能證明這並不是我的臆想，而是人類的世界自然如此。我兒子這幾天在悄悄地給我準備母親節禮物，雖然他十分保密，但還是被掩蓋不住的驕傲和興奮給出賣了，但我樂得他要給我製造的驚喜。也許除了輕聲喚句「母親節快樂」，我感動地哭，驚喜地笑也是給母親的禮物吧。



# 維港看雲

老友碩鳴兄是我佩服的一位新聞界同行，交遊廣泛，耳聽八方，多年來在不同媒體機構筆耕不輟，經常有獨家報導獨家專訪引起關注，近日他在網上連載新書《人間佛緣——走近星雲大師》的內容，第一篇談他與星雲大師結緣以及寫這本書的起因，也許與大師交往多了，下筆也有幾分禪意：「一段緣，是改變你生命的新軌跡，更何況佛緣，足以讓理想腳踏實地、讓生命的嚮往不再遙遠」，這種高度，像我這樣的俗人是寫不出來的，但卻讓我想起在十八年前有幸聆聽星雲大師教誨的情景。

二〇〇二年十月下旬，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在日本舉行年會，香港代表團團長是已故前珠海學院新聞系主任俞淵若教授，我和幾位新聞界同行作為特邀代表出席這次年會，我們一行抵達東京之後，乘坐旅遊大巴於晚上到達會議地點，位於富士山下本樓

# 那年秋天，在本樓湖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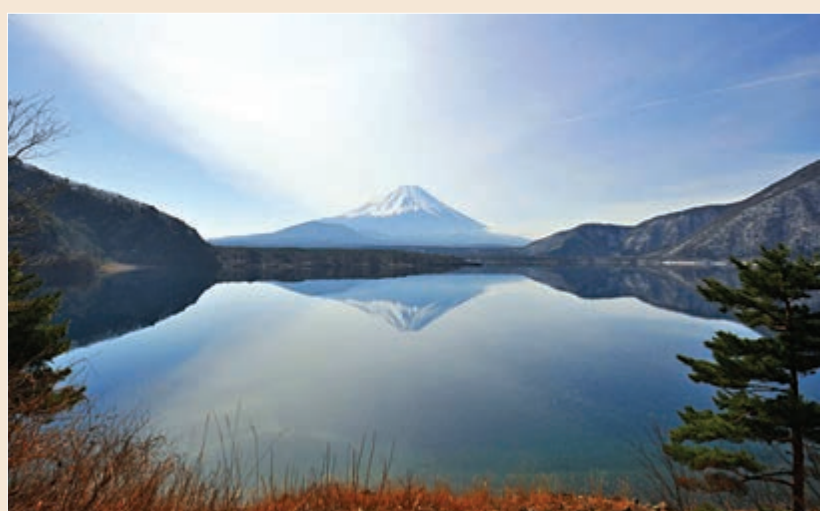
湖畔的本樓寺。本樓湖原為日本國家划艇隊訓練場地，後來搬走，當年佛光山殊勝因緣之下擁有這處道場，此地原名「本樓」，與星雲大師幼年師承的南京棲霞山有一字之緣，其後大師將之定名為「臨濟宗佛光山本樓寺」。中日佛教交流源遠流長，不就是因为緣分嗎？

翌日，大家驚喜發現，星雲大師到來和我們一起用早餐，機會難得，我們不顧禮數，紛紛走到長條餐桌旁與大師合影，大師桌上一碗素麵，許久未有吃完。早餐後，出席會議的近百名各國代表來到樓下拍大合照，又一與大師合影。我獨自到湖邊散步，金秋十月，蔚藍的天穹萬里無雲，富士山倒映在鏡子般的本樓湖面，幾片金黃樹葉飄飄而下落地無聲。此時此地，何處惹塵埃？

下午會議結束之後，我和一名團友騎寺院提供的單車繞湖一周，落黃遍地，秋聲蕭瑟，感覺吸進去的每一口空氣都格外沁人心脾。晚上全體代表聆聽星雲大師開示，講佛法，講人間佛教。窗外星河霜落，室內如沐春暉。曾經以為不懂佛教的人，不會明白「金繩開覺路，寶筏渡迷津」的奧妙，原來大錯。當晚大師講佛陀，如



▲本樓寺庭院一隅 資料圖片



▲本樓湖與倒映的富士山 資料圖片

聽長輩閒談，從生活到修行，侃侃而談一個多小時，所有人都靜心聆聽。此時此刻，無論你來自何方，誰有客途秋恨？但求心無罣礙。後來才知道，星雲大師是專程從外地趕來與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的各國代表見面結緣，第二天一大早，大師就飛往去其他地方。

從那以後，我每次到日本，都情不自禁想起本樓湖的秋夜。日本到處是名勝美景，關東、關西、北海道、四國，各條旅遊線路都有港人最愛的景點，但在我心目中最美是本樓湖，每當有朋友問日本哪裏最值得一遊，我總是首推本樓湖和本樓寺，順便介紹星雲大師為本樓寺題寫的一首禪詩：「春有梅櫻秋楓葉，夏湖月夜映冬雪，若人能到本樓寺，自在解脫增福慧。」

可惜本樓寺之後，未再有機會聆聽星雲大師教誨，多年前我到洛杉磯出席會議，會後眾人專程拜訪西來寺，遺憾的是星雲大師不在寺內。

但我知道，很多朋友都知道，碩鳴兄是西來寺的常客，他講述「走近星雲大師」的故事，最精彩、最重要的內容，肯定離不開西來寺，我急不可待等看他的下文。